

《我在高原》是李志宏继《时光掌纹》之后推出的又一诗歌力作。

相交不在长。李志宏留给我的只有清俊、温和、不善言辞、一张微胖的圆脸架着一副白边眼镜的印象,一如我所熟悉的大部分纳西族文人的模样儿。然而,正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诗人,却以一部《我在高原》征服了我们的诗心;他的诗思、诗才、诗情令我震撼;他的诗性、诗品、诗韵让我叹为观止;他的诗句、诗章、诗集使我倾倒。

好诗不在多

好诗不在多。虽然仅收录 100 件作品,《我在高原》却美不胜收。诗集分为“神形自然”、“乡间物语”、“清风扶藜”、“路途遗梦”四辑,将“山水诗”、“田园诗”、“咏怀诗”、“壮游诗”创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,恰似“风鸣岐山,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”。

在那些足以称奇的“山水诗”中,诗人笔运天地、思出江山、行表高原、意寄风华、情注苍烟,用堪比谢灵运、谢眺、叶赛宁的才力,将美轮美奂的三江大地描绘得如梦如幻、似歌似画。它的每一滴露珠、每一朵鲜花、每一株草木、每一只虫鸟都宛如来自天国的圣灵。它的每一座峰峦、每一条溪流、每一片湖光、每一个时节都蕴含着无以伦比的美丽、庄严、神圣。它们都贯穿着诗人深刻的认知、透彻的理会、虔诚的敬畏、无限的尊崇,以及发自肺腑的热爱。诗人虽从不在诗中滥用一次“香格里拉”这样的夸饰性比喻,却以极丰厚的艺术表现力,提炼乃至传达了香格里拉的本质所在。这也是我欣赏《草原》《晨韵》《草木一秋》《风》《虎跳峡》《雾帐垂落》等作品的原因。看,诗人的“高原”是何等的神奇、清丽、静谧、宁远,空灵、含蓄,且皓洁无纤尘,剔透见精真;那里,云贵与青藏两个高原相交接过渡,造成极高处的梅里雪山与极低地带的金沙江河谷 3700 多米地貌错落有致、风光雄奇;那里,草滩雪原上的牦牛、青稞与云山高坡间的金丝猴、杜鹃交相辉映;那里,蓝天白云、清风正气与鸟语花香相得益彰;那里,说不尽的乾坤浩然、江山壮丽、生命本真、天人合一,令人“心向往之”,顿生“何时得一游”,并与之相通相知、相亲相爱之心。

“田园诗”又称“田园山水诗”、“山水田园诗”或“牧歌”,它在欧洲最早见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文坛,忒奥克里托斯是开山之祖。其后,罗马诗人维吉尔、启蒙运动时期的格斯特纳斯、弗斯等,也在这一领域有着非凡的创造。在我国,东晋时期的陶渊明,唐代的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都是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。就纳西族文学而言,也在清代出现过同类诗家杨竹庐。此类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形式短小、语言精炼、诗风质朴,歌唱大自然的美丽,表现田园生活的情趣,并充满对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的逃避与否定。

《我在高原》中的“田园诗”也遵循此类诗歌的基本共性,但因诗人所处的时代、社会、自然环境迥异,也由于诗人的生活经历、文化修养独具

特点,故而它们又别有异议香、独树一帜。比如,诗人在《金沙江畔的村庄》《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》《尼西真小》《里仁》《牧归》等作品中,尽情赞美了金沙江两岸旖旎的风光、建塘草原四时的景色,将农耕与畜牧、河谷与高原、世俗社会与寺院景观、纳西风情与藏族生活的交相辉映、水乳交融表现得淋漓尽致,充满了对历史传统的眷恋、对民俗风情的欣赏、对民族命运的关切,以及坚守精神家园的意志。故而,这类作品的格调健康、积极,全然没有中外历史上那些“田园诗”,或称“田园山水诗”、“山水田园诗”中所常见的归隐田园、超然物外、孤芳自赏、回避现实的士大夫习

气,而是将浓浓的烟火味、淳淳的真性情、暖暖的爱注入到了山水田园、高山牧场中,彰显了香格里拉的价值与意义。

“咏怀诗”在《我在高原》中所占比重最大,且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。它们有的写事寄意,如《打点滴》《为梦自圆自说》;有的睹物感时,如《残墙》《水磨》《陶》;有的追思慨叹,如《岩画》《白水台》;有的融景生情,如《石卡雪山上并没有雪》《里仁夜吟》《今夜在瓦刷》;有的自我独白,如《我这样写着日子》《我的内心满地荒草》;更多的是因人抒怀,如《又一次想到了外婆》《屯集月光的母亲》《致病中的女儿》《制陶艺人》等等。这些咏怀诗绝非无病呻吟、故作多情,而是或就生活小事,或就环境生态、人类命运、社会历史高谈阔论,较全面地表达了诗人严肃的生活态度、艺术思考,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以及对大自然及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感恩之情,礼赞包括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故乡情、民族情、国家情在内的人间真情,坚持了对真、善、美的价值肯定,宣示了自己的自然观与生命意识、生存理念。

李志宏虽然不在《我在高原》中刻意张扬自己的纳西族身份与民族性,但仍有不少作品表现自己的生命归属意识,并进行了文化寻根。他别出心裁地赞美纳西族妇女是“替马帮割草养家的人/为马锅头编草鞋的人/把凉粉当咖啡卖的人/用海棠治百病的人/用死亡换来幸福的人/在狮子山深处点燃篝火/用剔除骨头的纳西语相夫教子”(《丽江、丽江之中》)。读过这些白描式的诗句,我们还须用“勤劳”、“勇敢”、“智慧”、“贤淑”、“重情重义”之类的陈词去形容纳西族妇女吗?在塔城,当看到“众多人的火塘/众多人的故乡/众多人的腊普河清澈/众多鱼擦亮眼睛/拒绝约

饵和欺骗”(《塔城》)之际,诗人是怎样为草根文化的巨大生命力而感动,并发出了“乡俗啊!你安详我才幸福”的感叹!总观《白地》《古老的东河镇》等作品,我们完全可以体察到面对旅游热、都市化、后现代化、社会转型激流的猛烈冲击,诗人对纳西族是否能成功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、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充满的疑虑。由于诗作中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,也没有盲目的乐观与悲观,无论是其中所充盈的自尊、自信、自爱,还是迷茫、忧虑、悲悯,都令人感到他所关切的已经不屑于丽江与迪庆两地、纳西与藏两个民族,而是站在了全球化背景下

怎样保护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,故显厚重沉雄,发人深思。

作为“咏怀诗”的一个部分,《我在高原》中的不少诗作或谈论诗人,或感怀诗乡,或就诗歌的功能、审美抒怀,或就诗人创作发表议论。他谦称自己“只是一个半生不熟的诗人”(《临沧的月亮》),但所写的都是“最初的花露和感动”。在他看来,诗应该是“回响在血液里的呻吟”(《临沧的月亮》)。因此,“想让你一张脸干净/得先让一颗心纯洁/想让你一首诗明亮/得先让你比喻纯粹才行”(《一张脸和一首诗》);“诗人咽下去的是月亮的银子/吐出来的至少也是/诗人死后还永远活着的黄金”(《诗人的冥想》)。为了做这样一个诗人及写出这样的诗作,他所作的坚守是:与“无常的天象”、“破坏的环境”、“一再上涨的物价”、“激烈的竞争”、“复杂人际关系”、“丑陋的各种习俗”、“因果轮回”无关的写作(《心情》)。他对诗歌的功能有独到的见解:“诗歌是语言的意外/是良药苦口/是忠言逆耳/所以言在此而意在彼/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。他对诗歌批评持开放的态度:“一张脸和一首诗相似的地方/就是让人评头论足,所以不能没有瑕疵/也不能没有蹊跷”(《一张脸和一首诗》)。李志宏还十分重视“诗歌以往的存在价值”,在艺术上于“洋为中用”之外广泛汲取民歌、民谣的营养,“让民歌成为左肩胛的灯盏/照亮自己也照亮马尾流浪的旅程”(《里仁》)。且不论他的“以诗写诗”、“以诗论诗”是否有真知灼见,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:其中有着他的创作实践、总结,有他的诗歌理论思考,有他的诗歌创新探索,所咏之怀都是正声,所抒之情皆为正气,所走之路堪称正道。

所谓“壮游诗”在纳西族文学史上不乏名家

名作,如马子云、妙明、周霖都有这方面的佳作传世。但是,马子云的壮游出于科场失意后的逃避,因而其诗作多含愤世嫉俗之气;妙明和尚的出行缘于空门求佛,有关作品充盈飘然脱俗之感;周霖之漫游则属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览胜,浮光掠影的快感跃动在其诗歌运思之中。《我在高原》中的“壮游诗”,所涉地域不广,不过临沧、汕头、格尔木、德令哈、鸣沙山几地,而且以西线为主;所写作品也不算多,主要有《德令哈一带》《临沧的月亮》《从格尔木到德令哈》等作品;所反映的内容也不算复杂,大多是对戈壁、沙海、白骨、骆驼、花儿、鸣沙等西北生活的体验,以及对海子

的感念,却也使他完成了从小高原到大高原的自然空间及精神空间的大突围,实现了他的诗歌从“故乡诗境”向“他乡诗境”的大拓展。从而,李志宏的“壮游诗”比之马子云、妙明、周霖同类作品中的意气、精神、怡然更多了一份苍凉、孤寂,起到了开拓纳西族诗歌创作题材及表现力、丰富少数民族诗坛色香的作用。

正是这些“山水诗”、“田园诗”、“咏怀诗”、“壮游诗”的精彩呈现及有机结合,李志宏不仅把他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三江大地描绘成了人间仙境,而且把它塑造成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、一尘不染的艺术圣境、多元和谐的文化高地、自由自在的生命灵都,没有人在这里“继续例假继续打粉底/继续描眉继续涂胭脂的唇/继续争宠暧昧/继续无所谓继续不在乎/继续一石二鸟继续一箭双雕/继续不由衷词不达意/继续言而无信继续撒弥天大谎/继续离经叛道继续南辕北辙/继续见风使舵继续察言观色/继续口是心非继续装疯卖傻/继续心猿意马继续投桃报李/继续在曹营心在汉继续这山望着那山高/继续指鹿为马继续冠冕李戴/继续议论别人继续被别人议论/继续神经过敏继续对号入座/继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/继续聪明反被聪明误”(《角色》)。

不断超越自我

在艺术上,由于诗人长于向中国诗歌传统学习,又积极从民歌中汲取营养,并以西方自由诗的形式写景、状物、言情、叙事、述志,《我在高原》之想象超然物外,其比拟出神入化,其意境高远气爽,许多作品仿佛是“从树上掉下来的

落叶一样静美/拾起每一片不一样的落叶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斑斓”(《我在高原·后记》)。其诗品、诗风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,而这是通过他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生活实践与艺术探索才实现的。诗人说:“为了写出一首诗,为了写出更多的诗,我不得不让大好时光被诗歌的文字埋葬”(《我在高原·后记》),颇有一点诗不惊人誓不休的味道。

由于富有生活经验及含蓄的表达、深刻的哲思、生活的情趣,这部诗集诗意盎然、诗韵生动,给人温暖、给人启迪、给人美的享受,并得到灵魂的洗涤与精神的陶冶。我喜欢这样的四季描写:春天,土豆花开,“上一句含露下一句带泥/含露的上句是果实宣泄的季节/带泥的下句是花朵引出的实例”(《土豆》);盛夏,“稻子的前程/火把的末路/被琴键赞美过一千遍了”(《小暑过后》);秋色在他眼中是“被时光用旧以后的金属”(《立秋以后》);冬季在他笔下表现为“专注于形式的白霜夜夜都来覆盖梦境”(《腊月》)。我熟悉这样的江湾山村:“江流水脊一般缝合两岸/清风顺着峡口吹开/丰水渡有关的眼泪”(《金沙江畔的村庄》)。我称奇他对向日葵与青稞架的素描,说前者是“慈眉善目笑容可掬”的老者(《向日葵》),而后者是“云朵留下的王座”(《神形自然》)。我难忘他对早已亡故的外婆的关切:“江水在呜咽里回落/鱼和夕阳叨着各自的前生与来世/往回走的路上,草黄了一点/大地也矮了一截”,“外婆,月光那么惨白/黑夜有那么长久/虫蛭那么吵闹/灯火那么微弱/你一个人在山坡上睡得着吗/睡不着的时候除了纳鞋底你还能做什么”。我感动于诗人面对石卡雪山无雪对环境恶化所发的感叹,以及在虎跳峡对哈巴雪山的祈求。前者写道:“气急败坏的冬至即将到来/路途上见不到雪,见不到与雪贯通一气的景象/摆到岩石上的恩怨/挤不出一滴与神话有关的眼泪”(《石卡雪山上并没有雪》);在后一首中,诗人甚至“面对高处终年无语的一粒雪”发出了“最好跪下来让雪山再高那么一点”的呼唤,这乃是建设美丽中国、确保神州大地山清水秀的时代心声。我也惊异于诗人对高原鹤阵的观察:“人字形的图腾/被稍欠火候的阳光/烙到水浅草稀的湖畔/一缕香烟升起,我提笔的右臂多了一道胎记”,然后,“鹤群绕湖转了两圈/向书写汉字的方向转身/一个词组滑落湖面”(《邂逅黑颈鹤》)。我陶醉于这样的生命相依:“用碎米的歌声/维护爱情/维护冷暖/清晨的虹、正午的虹、黄昏的虹/盛满讨好人类的语言”(《麻雀》)。我更是被水磨的品性所震撼:“磨盘献颂歌/最华美的吞吐从内心开始”,“以粉身碎骨的代价/成就了生活也圆满了自己”(《水磨》)。

当然,《我在高原》中的一些作品似可更多一些明白晓畅,一些诗段诗行似应更少一些晦涩模糊,一些诗句似该更精准明确,一些诗境似需防止被碎片化。我相信,不断超越它们,必是李志宏诗歌创作新的起点。

我衷心祝愿李志宏的诗歌创作再创辉煌,为时代与人民奉献更多精品力作。

我和侗族诗人吴基伟只有匆匆两面之缘,对我来说,他几乎还是一个陌生人。但是读完他的《晨歌集》这本诗集后,我又感到自己对他已相当熟悉。诗歌能够敞开一个人的心扉,揭示其真实的精神面貌。

从吴基伟的履历中得知,他的职称是一级企业文化师,供职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,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。应该说,他的本职工作与诗歌距离甚远。然而,他就是在并不浪漫的本职工作之余,写出一首首诗,并已出版《夜醉十里湘江》和《踏歌行》两部诗集。

大自然、家园与人的灵魂

——读吴基伟诗集《晨歌集》

□石一宁(壮族)

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成为诗人。人类作为宇宙的精华、万物的灵长,曾经与大自然最贴近,或者说是与大自然一元的。然而,随着人类的进化、文明的演变,人类在很多方面渐渐远离自然,失去本真。尤其在这个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工业化、信息化时代,人类被自己建造的城镇、被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所包围,举目四顾,不再是无限的视野;阳光被高楼堵截,月影被大厦遮拦,星空总是被污染的云层取代……这个时代,盛产的是目光短浅,流行的是实用主义;器物日益精致,心灵日益粗糙。而与大自然的隔离,乃至对大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掠夺,已成为人类之痛与时代之殇。仍然热爱和歌颂大自然的人,必是朝气蓬勃的人,必是诗意盎然的人,必是诗人。

品读吴基伟的诗,你会发现他是一位大自然的热爱歌者。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对大自然的观察、记录、描绘和咏唱。春夏秋冬、晴雨晨昏;山川草木、风云雷电;花和鸟、星与月、光并影……大自然的千般形态万种风华,在他的诗中一一展现和歌吟:

“我累了/它们还站着/盛装染遍晨曦/在山冈之上/在旷野之上/望穿秋水望断南飞雁……沸腾不息的滚滚云烟/让这里的山山水水/牵手相

拥”(《盛装》)“阳光跟着我一路攀升的时候/整座山温暖推挤着温暖/喘息紧挨着喘息/很多清纯的树叶只顾鼓掌/不知不觉被陌生的风拐卖/三只鸟儿拼凑的乐队/和着那位攀登者孤傲的吊嗓/穿越空灵/惶惶品着/竟似万方乐奏空山交响”(《光与影》)还有《山》《枕山而眠》《春潮澎湃了》《再次抽绿》《站在春风的翅膀上》……这些诗作,即使是都市的读者,读来也如置身于无名远方的绿水青山之中,饱览大自然的壮阔”(《盛装》)“阳光跟着我一路攀升的时候/整座山温暖推挤着温暖/喘息紧挨着喘息/很多清纯的树叶只顾鼓掌/不知不觉被陌生的风拐卖/三只鸟儿拼凑的乐队/和着那位攀登者孤傲的吊嗓/穿越空灵/惶惶品着/竟似万方乐奏空山交响”(《光与影》)

还有《山》《枕山而眠》《春潮澎湃了》《再次抽绿》《站在春风的翅膀上》……这些诗作,即使是都市的读者,读来也如置身于无名远方的绿水青山之中,饱览大自然的壮阔”(《盛装》)“阳光跟着我一路攀升的时候/整座山温暖推挤着温暖/喘息紧挨着喘息/很多清纯的树叶只顾鼓掌/不知不觉被陌生的风拐卖/三只鸟儿拼凑的乐队/和着那位攀登者孤傲的吊嗓/穿越空灵/惶惶品着/竟似万方乐奏空山交响”(《光与影》)



秀美壮丽,感受大自然的旷荡无垠……

对家园的眷恋使他成为诗人。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口频繁流动的移民社会,而高度相似的城市建筑、人情冰冷的城市生活,极易让人产生失落感,让人格外怀念曾经的家园。吴基伟是从贵州的乡村走进城市的,与许多来自乡村的诗人一样,家乡的亲人和乡风民俗,是他内心永远的依恋和牵挂:“我锁紧门/又反复检查门窗/还是没有睡踏实/在都市/梦里被父亲的电话

铃声叫醒/是多么温暖的事 莫非该起床放了/还是哪个小玩伴/点燃了炮仗”(《家事》)。在都市的寓所里读书,在品着书香的同时,他也能闻到来自故园的花香:“家乡三月的油菜花李花梨花/一朵一朵都暗香成文字/漫润在我思乡的纸笺上/并迅速装订包装成书/空运北京/璀璨帝都寸寸春光……”(《翻动书香》)怀念家园,实际上也是一种爱的体现,它是对父母之爱、对乡亲之爱、对友人之爱。它又是对童年的回忆、对童真的守望、对纯净的持存。只有爱与真诚,才能使人的存在成为诗意的存在。而诗人从来都是那种向往和追求诗意的栖居于大地上的人。

对灵魂的探索使他成为诗人。诗歌与哲学就本质而言是一体的。诗歌是一种高度提炼的语言艺术,也是一种对人生经验的高度综合,对宇宙、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沉思,对世界与人的存在的超验性的理解和阐释。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物欲为生存目标的现代人,在物质上是富人,在精神上却是穷人,是不关心灵魂生活的失魂落魄的人。追问精神的存在,探究灵魂的居处,是诗歌先天的使命,也是被古今中外许多诗人引以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宗旨。吴基伟有着这样的自觉,他把自己的诗歌视为“灵魂的痕迹”和“思想的挣扎”(《灵魂的痕迹》)。在他的诗作中,也能读到这样的思索:“这个年代/灵魂似乎都比实际年龄苍老/甚至苦于奔波/很难找一个理由静静地安放……如果没有疯长的欲望纠葛/如果没有飘渺的承诺萦绕/何不让灵魂选择无拘无束的生活/爱与恨/生与死/就在天地自然间顺性起落”(《品读灵魂》)。在诗中,作者推许的是那种卸除物欲的负累,在天地间自由往来的灵魂。在《让翅膀拼命打开》这首诗中,作者再次重申自己的这一追求:“我让翅膀拼命打开/抖落城市无处不在的浮躁/让太阳风掠过片片羽毛/见证我呼啸的翻滚”。

实际上,无论是对自然的讴歌、对家园的回望还是对灵魂的求索,在吴基伟的诗歌创作中三者往往是同时并进的。他的诗作很少是单一的主题,而是以鲜明的形象容纳“思想的挣扎”,从而使他的诗歌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立体感。诚然,在创作上,吴基伟也还有长路要走。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文体并未完全成熟,因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,选择诗歌意味着需要面对许多艰难的挑战。

对乡村的深情歌唱

——读艾吉散文集《吉祥寨神》

□谭文

初识艾吉,还是 20 多年前的事了,常常读到他发表的诗歌和散文,不知不觉就被他的才华俘虏,成了他的忠实读者,继而加深了对他的了解。有一次我利用到他的家乡搞调研的机会,专门去了一趟他的出生地哈批村,拜访了他的老父亲,一个勤劳朴实而又非常普通的哈尼族老人。后来有了一次机会,终于跟艾吉喝了一回酒。他当时同往常一样,留一头卷发,穿一件深色 T 恤,着一条发白了的牛仔裤。他还保留着大山人朴实的性格,喝酒时话不多,跟散文里那个语言丰富的作者根本画不上等号。他说最近身体不好,酒不能喝得太多,可是喝着谈着,感觉我这个农村来的汉子跟他这个大山里来的哈尼人很投缘,于是他就忘了身体的不适,一次次地敬我酒。跟他相比,我那点小酒量算得了什么,但由于高兴,于是也放开喝了好几杯,从而也领略了他的豪迈。

艾吉先后出版过诗集《沾着青草味的乡情》《山上》,散文集《清音》《散步红河》《吉祥寨神》等。他每出一本书,都送我这个知己一本。每一本我都认真研读。尤其是散文集《吉祥寨神》,我完整地读了两遍。我的心灵被震撼了,感觉有要写点东西的冲动。

《吉祥寨神》充满着艾吉对本民族的深爱。只要是本民族的人,无论是古歌中的威武、都玛简收,杰出人物“多沙阿波”卢梅贝,还是他的亲人、小时候的玩伴,甚至他出生不久就夭折而从没有见过面的姐姐,他都充满感情,在他的心里都有一席之地,都会在他的文章里频频出现。这种爱是透到血液里的,不管走得多远,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,这种爱都不会改变。艾吉虽然在城市生活几十年,但只要是的故乡的人来到他的家,都能得到亲人一样的真情接待,“我的故乡出来干工的,那些脸不干净的血亲,有闲工夫了,挤满家里,母语乡音,没有火塘的家里,像火塘不熄的故乡。”

《吉祥寨神》浸透着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之情。艾吉离开家乡多年了,“为了生活,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筑巢”。但他对家乡的眷恋却从来没有改变。“那么多的大江大河,我跟它们攀不着亲,像血脉一样滋养着我的生活的,惟有红河。它是父亲河,也是母亲河。它是我的民族的血印,一路血迹斑斑地爬行;它是我的民族的梦想,云雾般绚丽多姿;它是我的民族历史,承受了太多的苦难,流不尽浑浊不清的泪水。”家乡的一棵万年青树,都能勾引出他的无数情思,无数次地进入他的文章里。不管走多远,都有着对家乡安宁环境的怀念。孩提时代的一盏煤油灯,都能牵动他的思乡之情,“置身于城市,夜晚灯火通明。但没有一盏贴近血。无论求生命有多久,家园固却是那样薄淡。我无法忘却的是煤油灯,一次次地熄灭了,一次次地亮起来。其实它是我燃烧的心,它可以被黑暗笼罩,但决不会轻易熄灭”(《心中的一盏灯》),“在城市上空看见一只燕子,人海中偶然听到一句乡音,都使我多愁善感。为什么故乡让他怀有如此深情,因为故乡是“自己最初哭着来的地方,最后被别人哭着送走的地方”(《拥抱故乡》)。“躯壳摆在都市,魂系着故土”,因为“惟独在那里,我不会失眠,

倒头就能呼呼大睡。惟独在那里,我可以撕开胸膛,让人们看心里流的是怎样的血”。在艾吉看来,“在生态日益恶化的处境下,我的故乡就是不出门,鸟的歌声不绝于耳。鸟如家鸡,在房顶上成群的停歇,展出美丽非凡的服饰。人总是会感到,置身于仙境般的快乐。所谓仙境,哪里比得上这一幅幅故乡天然的画面”(《故乡与写作》)。这样能够让心灵栖息的地方,谁不向往!

艾吉对生活有着独特洞察力。丰富的生活阅历成为他创作的源泉,使他总是写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两只鹅、一棵树、一丘田,一段坡,甚至一道彩虹、两根烟囱、一把青菜都能赋予其情感,进入他的文章。就是对月亮,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:“在沾着大自然的地方看月亮,月亮才会露出本来面目,人跟月亮才会有亲戚朋友的情感。”对于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,他借用美国作家梭罗的话说到:“人与大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,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,人与大自然的关系,是孩子与父母,世俗与上帝的关系,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是膜拜和感恩”(《灵芝湖》)。

《吉祥寨神》其实很“土”。艾吉所写的是多是山水田林路这些自然物,是猪狗猫狗马牛羊这些畜禽,是农民们的劳动生活与喜怒哀乐。但由于这种“土”,使得他的文章更真实,更贴近生活、贴近老百姓。“被文明侵蚀的现代人,已经丧失了对雨的感受能力。”在他的眼里,田间劳作的人们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,“劳作的工具,在手中飞快的旋转,一种舞台上找不到的优美的身影,把劳动人民的本质,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。”“被雾水清洗过的河谷,明明朗朗,清清爽爽,连牛粪都像糯米粑粑一样干净。”如果没有对家乡的爱,谁能有这样的感受!

《吉祥寨神》里所描绘的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:《一生牛命》刻画了一个放牛人的一生,《住过那几个家的人》记述了张大爹等先后住过他家隔壁小房里的几个普通过客,《四姨》则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,《“酒鬼”做“鬼”去》再现了那个爱喝酒的表哥悲苦的人生,《堂哥》使自己“一身霉气”的堂哥活灵活现。艾吉借助这些小人物的生活、情感来展现乡村的风貌,抒发自己的情感。

《吉祥寨神》中的格言警句不少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一部书让人读后印象深刻,要看里面有多少称得上格言警句的语言。艾吉的文章里面,让人印象深刻的语言比比皆是。比如,“一个人,最能触及灵魂的方式,就是让他用母语说话、唱歌,或痛哭。”“看见彩虹会激动的人,胸中必有一颗赤子之心。他不一定成为诗人,但他是生活的痴迷者。”“一棵树怎么活着,你就学学它的坚忍。一把泥土怎么强盛,你就得汲取它的营养。”

通观全书,《吉祥寨神》可谓包罗万象,有艾吉成长的足迹,有他“撕开了胸膛”,有他对人生的独到见解,更有着他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,对本民族文化把握,对这种山地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。在我看来,《吉祥寨神》就像一部哈尼文化史诗、一幅幅哈尼族田园农耕图画、一首首哈尼族的精美诗歌。